

社區參與式的博物館詮釋之探討

以史前館卑南文化公園小米展示為例

文／圖·林佳靜

前言

新博物館學主張博物館的營運基礎要有所改變，由「以物為主」變成「以人為主」，收藏品不再是博物館的核心，有收藏品不再是博物館成立的充份條件，如何將人民所在地域的文化資產以最佳方式詮釋出來、呈現出來，才是工作的要點。博物館營運的基礎應是社區人民的需要、觀眾的需要及互動的需要。這就是所謂以人（觀眾、社區人民）為主的營運方式。（張譽騰，2004）這樣的理念也在不同的國家與不同特色區域的博物館逐步的實踐中。除了由博物館實務界發起的運動外，學界也開始反思博物館的角色與定位，引領博物館社群從各個面向批判並省思博物館的定位、角色與功能（陳佳利，2009）。因此越來越多不同類型的博物館亦致力於如何擴大博物館的可接近性和社會參與。

不同類型博物館的社區參與實例

博物館向來被視為服務知識菁英的殿堂，如何打破博物館與觀眾之間的藩籬，將有形的建築環境與無形的文化認知所造成的隔閡，讓觀眾在不分教育背景、年齡與階級下，都能享有博物館所提供的文化資源與服務（陳佳利，2009），現代博物館在經營理念上開始注意並考量社會大眾的需求。其中於法國所發起的生態博物館運動，代表新一代博物館對傳統博物館這種「由上而下」意識形態與「由內而外」經營方式的反省。認為博物館的目的在以科技整合與社區參與的方式來呈現某一個地理區域的集體記憶。這個新的博物館運動自1970年起逐漸地在世界各地實踐，例如法國《克蕊蘇-蒙特梭人與工業博物館》和《亞爾薩斯生態博物館》、英國的《鐵橋谷博物館》、及美國的《安納寇斯蒂亞博物館》等（張譽騰，2004）。而在臺灣文建會近十餘年來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社會民間力量逐漸展開，之後社區營造與博物館的整合受到重視，地方博物館的建設亦蓬勃發展。其中宜蘭的蘭陽博物館即是以生態博物館理念所規劃的地方博物館，「社區的參與」是其建館的重要理念之一，而在類博物館網絡的觀念下，推動全臺第一個由地方博物館結盟而成的民間組織「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

博物館界除了以生態博物館理念推動社區的參與之外，近年來在英國博物館界開始以社會參與平等概念推動博物館積極參與各種社會議題。此概念始於1990年代英國工黨政府所制定與提倡的社會參與平等政策(social inclusion)，社會參與平等政策鼓勵博物館以新的思維與方法，打破傳統博物館之運作與形象，積極推動博物館與社區(尤其是弱勢與貧苦的團體)的互動，希望透過文化的力量，擴大文化參與和表徵權，讓博物館成為最多數民眾親近與學習的場域，進而促進社會的改革。這樣的理念，透過國家政策的推動與資源分配，深深地影響英國博物館近年來的運作與經營，並鼓勵許多創新的實踐，其中開放博物館的概念即是配合此政策，打破傳統博物館建築的藩籬，讓民眾可以在自己生活的環境中，接觸博物館的文

因此文物館開始辦理至各部落工藝師或收藏家的文物訪視與互動，彼此交換有關文物保存維護相關的經驗，也藉由文物現況的檢視與紀錄，使族人關切部落文物現況保存的問題，並逐一規劃中程計劃建立部落文物收藏完整紀錄，更提升部落族人對文物保存維護的觀念以及文物館與各部落的連結。

如何讓部落文物典藏在部落、如何紀錄呈現部落文物的故事、如何讓族人保存典藏部落文物等課題做為可執行的計畫目標，是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未來重要的工作與挑戰。這個計畫包括一系列的細項，非常需要與專業博物館合作，例如：文物訪視診斷評估、部落文物保存環境追蹤與空間訪視紀錄改善建議、文物轉診維護機制、部落文物維護管理機制、建置部落文物典藏統計紀錄、部落文物故事特展及巡迴大博物館計畫等。

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從無到有、從列管到連續三年優等的過程，確實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和討論。使這個文物館改觀最重要的人物——鄉公所秘書嘎酷·伊部諾峨(Kagu Ivunoe)常常跟我們說：「就算沒有專業的知識與技術，但我們要有專業的精神來做事。」我想應該這樣就對了，不管文物館未來的走向如何，至少我相信我們是用盡一生的愛來努力經營這屬於來義鄉珍貴的寶貝、美好的資產。所以一路走來一邊學習、一邊試著做，一步一步完成階段性的任務，持續以特殊的突破與成長來分享給大家。

未來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期待把部落帶出去給外面的世界知道，透過在自己部落辦理特展的方式，也規劃未來把部落特展帶到都會的博物館，展現部落歷史、祭儀、團體、工藝、產業等特色文化。此外，我們也會持續把外面的世界帶進來給部落認識，把各大博物館辦理的特展帶到本館作巡迴特展。

我們希望部落的發展可以很美好、文化的資產可以保存得很好、部落的精神可以永續下去。儘管文物館未來的發展不是一個人所能左右，但文物館的功能與角色很重要也很關鍵，很多的想法與計畫必須是在對部落文化傳承有幫助的前提下，規劃出具體可行的執行方式，才能引起大家共鳴和重視。願我們都從不同的角度一起同心協力。

（本文作者為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駐館規劃員／屏東縣來義鄉白鶯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2011年南王部落參與小米田除草活動

物，改善博物館只服務少數知識菁英的現象。例如萊斯特郡開放博物館，以資源箱出借、藝術品出租及移動物件展的方式，將既有的社區活動空間靈活運用，並成功地與不同社區和弱勢團體互動與規劃展覽。(陳佳利，2009)

「蒐藏保存文物資產」為博物館存在的重要功能與意義，早期博物館的民族誌蒐藏大都經由考古或殖民過程獲得文物，文物原始創造及擁有族群之於文物的所有權與詮釋權並未受到重視。在傳統博物館經營發展的思維中，擁有高等學術機構學術訓練的博物館專業人員之於文物具有絕對的知識詮釋與傳輸權力。然而，新博物館學以人為主的尊重關懷與經營發展理念，讓人的價值重新被看到，而博物館典藏品的原始社群也成為博物館典藏、研究、保存以及詮釋溝通的重要社群(劉婉珍，2010)。2004年美國國立印地安族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NMAI)正式開幕，並以「堅持以真實的原住民聲音及觀點，為博物館所有政策之最重要指導原則」，與原住民充分溝通與諮詢，將其觀點置入博物館典藏保存與展示等實務工作，博物館館員在合作互動的過程中，逐漸轉換態度，不再以文物為中心的思維，而是以新博物館學的態度，呈現原住民的真實聲音(shannon, 2009; Brady, 2009; 轉引自劉婉珍, 2010)。

另一種社區部落參與博物館的可能與實踐

卑南文化公園，是國內第一座考古遺址公園，卑南遺址的所在地，成立之初即以保存史前遺址為基礎，規劃為一座具有自然風貌的考古遺址公園。園區內除考古資源外，復原史前自然環境為主的原生植栽，也是公園戶外景觀的一大特色，其中民族植物的展示也是園區植栽規劃的重點。筆者自2005年起著手進行民族植物調查研究、展示與推廣教育計畫，以部落傳統住屋為中心，思考回歸傳統生活文化的方式來展示民族植物。透過民族植物的展示計畫，卑南文化公園有了與社區部落參與互動的機會，其中與社區部落共同實踐傳統小米文化的祭儀，更是有著真實文化生命的詮釋，本文即以卑南文化公園與鄰近南王部落合作種植與實踐傳統小米文化的歷程為例，來探討社區如何參與博物館的詮釋。

一、合作的緣起

在進行家屋周邊植物種植展示工程中，部落傳統作物種植展示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小米這個作物亦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園區自2005年起即開始種植小米，但大多數栽種小米的這些年裡，小米也只是被當作一種作物在栽植展示而已。在2008年園區完成卑南族傳統家屋並開始進行卑南族民族植物的調查研究與展示工作後，筆者開始認識小米在卑南族傳統部落社會文化裡不僅只是一種食物而已，更具有神聖的意涵，部落傳統祭儀活動的舉行也都跟小米有著極深的關連，也讓筆者對於園區未來小米作物的展示工作有了不同的思考。為了更

完整了解卑南族部落小米傳統祭儀活動，筆者自2009年起開始先以旁觀者的角色參加南王部落的傳統祭儀活動，包括3月份的婦女小米除草完工慶及7月份的小米感恩收穫祭，希望能透過實際的參與能逐步了解其小米傳統文化的意涵。隔年2010年時，筆者在部落負責小米除草完工祭儀的婦女會同意下，由博物館辦理了一場「認識與體驗卑南族南王部落mugamut(小米除草完工慶)」的教育活動，館方與部落族語老師合作帶領十幾位的學員實際參與2天部落的mugamut(小米除草完工慶)祭儀活動並透過族語老師的現場解說能更深入了解部落傳統小米文化。在筆者連續2年參加部落mugamut(小米除草完工慶)活動，部落婦女耆老們也逐漸熟悉我這位來自卑南文化公園的林小姐。就在這年參與部落進行misaur的活動中，筆者向婦女耆老提出：「mumu明年來文化公園的小米田除草好嗎？」，這開啟了卑南文化公園與南王部落更深層合作互動的契機。

二、一起種小米

2010年底在與部落婦女會長及相關夥伴們的討論下，我們決定一起合作在園區種小米並從播種開始全程紀錄2011年1月下旬部落請來abukul¹先行祭告祖靈，隔日清晨再由婦女們進行播種。到了3月中旬小米和雜草都長出來了，此時也是部落舉行mugamut活動的時節，在第1天的「misaur²」時，部落婦女列隊從文化公園路開始敲打tawliyul(銅磬)，跑步到園區卑南族家屋前小米田來除草，過程中部落鄭玉妹女士也在現場講解卑南族傳統婦女小米除草祭儀的文化意涵，讓部落年輕人透過此活動的安排了解自身的文化。

1 女性的儀式執行者之首稱為abukul。

2 過去傳統卑南族部落，婦女在小米播種後要進行除草、剔苗等工作，於是組成具有「換工」性質的除草團隊，稱為misaur。misaur在完成除草工作後舉辦的慶祝活動，稱為mugamut。雖然現在社會型態改變，小米的種植也逐漸減少，為了保存傳統祭儀，南王部落婦女仍每年舉辦mugamut。



2011年南王部落婦女參與小米田收割

小米一天天地長大並結穗，此時最大的考驗便是小鳥了，原本想蓋張網子防止小鳥啄食，但由於*abukulr*曾提及對卑南族人而言小米的禁忌很多，不可隨意行事，為尊重部落傳統習俗便請來竹占師了解祖靈的看法，祖靈透過竹占告訴我們不需要蓋網子，也透過竹占選定了這次小米入倉的人選，從這次的經驗中，讓筆者深刻地了解感受到小米對於卑南族人不僅僅只是作物而已，小米*bini*、傳說故事、歲時祭儀、禁忌與神靈觀(小米神靈)深刻地影響著卑南族人的生活。

到了6月小米逐漸成熟之際，大伙也開始著手準備收成的作業。當決定好收成日期後，卻遇上了部落族人往生的禁忌，來收成小米的族人在小米尚未入倉之前是不可以到喪家慰問的。當禁忌出現時，筆者可以感受到部落族人不安的氣氛，在長老的建議下將預定收成日期往前移2天，並趕在往生者出殯前完成了入倉的工作，也讓參與收成的族人較安心。也因為部落內有人往生，因此收成當天，*tangkangkar*³先在園區入口處進行儀式，並設立界門，參與小米收割的成員要先經過界門才能進入園區，此作用是希望部落亡靈不要跟隨，以免小米祖靈忌諱。

傳統的小米收成過程，一開始先由主人家(由竹占選定的館方人員)進入收割9枝的小米穗綁成一把置於田中間，大伙再由四周慢慢地往中間收割，過程中婦女耆老們一邊收割一邊吟唱歌謠，一位男性耆老則穿梭其中口中喊著*lima*，收集大家手中的小米以網綁成1大把的小米。收成晒乾後的小米進行入倉儀式，在*tangkangkar*王傳心長老的引領下由博物館主人家將小米種子*bini*放入小米靈屋，並以當年所收割的小米煮成小米粥，放入小米靈屋中以祭告祖靈。

三、跨部落的參與及交流

2012年為了更完整實踐傳統小米的栽種過程與文化，在筆者與南王部落婦女會幹部的共同討論下，決定從荒地燒墾開始做起，從砍、燒、整地到播種，透過大家實際的參與過程以及年長婦女們的討論與指導，讓年輕一輩認識到為什麼要燒、何時燒、整理田地的方式與理念等，都有著祖先的智慧在其中，也經由實作的過程傳統知識得以流傳。

在南王部落與下賓朗部落長久的傳統小米栽種文化中，部落內的婦女們會組成團隊一起

3 在南王部落，主要負責部落歲時祭儀和為族人祈福的男性儀式執行者稱為*tangkangkar*。



2011年館方小米入倉者在長老的指導下進行小米收割



2012年聯合除草活動下賓朗部落婦女吟唱古調

到各家小米團去除草，具有換工意義。在這樣的團體行動中，也是年長的婦女指導年輕一輩工作上的技巧、態度及其他行為與禮節等的機會，就像是部落內的女子學校一般。在我們走訪其他部落時，透過婦女長老們的分享也發現過去卑南族其他部落也曾有組成婦女工作團的經驗。

近年來各部落開始重視與復原傳統小米文化，也都重新恢復栽種小米，然而每個部落內都只有一個公有的小米田，不再是過去每個家都有小米田，傳統具換工意義的小米除草團的文化幾乎很難重現。因此在2012年3月17日園區與南王部落所舉辦的*misaur*—共同除草活動，園區與南王部落婦女代表一同先行到卑南族各部落婦女會邀請婦女們一起來參與，試圖能有機會開啟跨部落婦女小米栽種文化的相互交流機會。這個跨部落的交流活動獲得了多數部落族人的熱情的參與，大家一同除草一同吟唱古調，也藉由這樣的機會將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了解各部落之前不同的傳統文化。來參與盛會的初鹿部落洪志彰校長說：「以前總想著卑南族男人們有跨部落的青年會、部落會議等相關交流，要如何搭起婦女團體間的交流呢？很高興在史前館與南王部落的合作下，促成了這個契機」。

結語

在本研究南王部落參與卑南文化公園民族植物—小米的詮釋歷程中，透過這個案例的探討筆者對於博物館在推動社區參與與博物館詮釋工作上提出幾個觀點：

一、社區參與博物館可以是多元與開闊的：博物館與社區互動關係的建立可由許多不同的平臺與方式來展開，從博物館的典藏、研究、展示與教育等各個面向都可發展與激盪出不同的可能，以本文的實際案例中種植小米也可以發展出從單純的博物館自己種小米發展出與社區部落一起種小米，到一同詮釋小米的傳統祭儀與文化。這歷程雖然是筆者一開始也沒想到的可能，但它卻很自然且真實地發生，因此筆者認為社區參與博物館是多元與開闊的，任何形式都是有可能的。然而在多元開闊的形式中博物館員仍要注意博物館宗旨與目標，才能在推動社區參與的過程時，找到自己的定位與方針。

二、社區參與博物館詮釋歷程中的轉變與成長：園區自2011年開始與南王部落合作種植小米，從播種、鋤草、收成到入倉，共同實踐重現南王部落傳統小米種植與祭儀文化，族人們也因為這次的合作參與而深受感動。現今在部落內族人大多已經不種小米了，透過合作對婦女耆老們而言內心是十分懷念，過程中亦不斷述說過去的經驗；而對年輕一輩從未種過小米的族人而言，這次的經驗讓他們有機會真實地參與、學習以及實作傳統小米的種植與祭儀文化。有了這次的實踐經驗，部落更主動提出明年應該從燒墾開始做起的想法，因此2012年

博物館與部落

從繆斯殿堂到山林田野

文／圖·鄭雅雯

的小米合作種植計畫便增加從傳統燒壟開始，企圖更加完整呈現過去傳統的小米文化。經由連續2年的合作實踐經驗中，部落文化工作者也開始思考未來在原民會所推動的第三學期原住民學校課程中，納入小米的傳統實作課程。

三、博物館館員的角色與認知：在推展社區參與博物館詮釋工作中，博物館館員的角色與認知是十分重要的，十幾年來周邊兩個社區部落(南王部落與下賓朗部落)與卑南文化公園原本互動不多，甚至有些不滿，然而透過不斷的互動、溝通再到認同，至今有了極大的改變，這其中館員對部落傳統文化的認同是重要的，其次態度與傾聽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2011年開始卑南文化公園結合部落的參與在傳統文化脈絡中詮釋出小米與卑南族人生活的密切關係，讓在博物館裡小米的栽種展示不只是小米這種作物或植物本身，更呈現出卑南族人長久以來與小米互動後所產生的文化意涵。另外在這小米種植與收成的過程中，除了館方感謝部落耆老們把園區內的小米田當作是自己部落內的事來看待，部落耆老們也對於能再次實踐傳統的收割入倉過程而感動，部落陳光榮長老感性的說：「**感謝博物館對傳統文化的重視，讓我們族人能藉這個地方做傳統文化的傳承。**」博物館與南王部落也透過小米更加拉近了彼此的距離，經由小米的種植與文化祭儀活動的辦理，見證博物館與部落文化結合的歷程，讓博物館不再只是冰冷的物質文化的展示，而有部落夥伴的共同參與詮釋。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遺址公園管理中心研究助理)

參考文獻

- 陳佳利，2009。社區互動與文化參與新取徑：探萊斯特郡開放博物館的理念與實務，博物館學季刊，23(2):21-40。
- 張譽騰，2004。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臺北：五官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 劉婉珍，2010。博物館學習資源的需要與展望，博物館學季刊，24(4):19-35。2011。博物館觀眾研究。臺北：三民書局。
- Brady, M. J., 2009. A dialogic response to the problematized pas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In Susan Sleeper-Smith (Ed.), *Contesting knowledge: Museum and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pp.133-155. Lincoln, NE: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Gurian, E. H., 2002. Choosing Among the Options: An Opinion about Museum Definition. *Curator*, 45(2):75-88.
- Shannon, J., 2009.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ve voice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In Susan Sleeper-Smith (Ed.), *Contesting knowledge: Museum and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pp.156-191. Lincoln, NE: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博物館的發展

博物館起源於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卓的繆斯(Musaeum)，收藏亞歷山大大帝在各地征戰所得的珍品寶庫，以至文藝復興時期王公貴族喜好稀奇玩稀的炫富展現，都是一般人民所無法靠近的高牆殿閣。一直到17、18世紀啟蒙時代，才出現公立博物館的設置，如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並逐步向各階層人民開放。及至19、20世紀，美國積極投入博物館的發展建設，促使博物館成為知識建構、研究創新與民眾教育機構，並肩負非營利之公眾服務的社會功能。

臺灣博物館的發展

臺灣早已於歐洲帝國殖民時期，便接觸諸多外來文化與影響。而博物館設置則始於日據時期，因應當時對殖民地之資源調查以獲取經濟利益，所打造的國威展示櫥窗，其中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典型殖民博物館代表。其後則以「故宮博物院」為博物館領域龍頭，直至1980年代「自然科學博物館」以更現代的軟硬體設施開啟博物館新頁；其後因應社會經濟起飛，1990年後公私立博物館數量快速蓬勃成長，以回應社區/地方認同之社會需求；2000年後「文化產業化」及「地方文化館」的文化政策推動，更促進博物館多元型態的民間參與及貼近生活化之目標。2002年「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提出「地方文化館計畫」，希望延續社區營造成果的累積，進一步地深化、擴散；在2012年該計畫將結束之際，值得我們停下來思索、檢討，以更清晰下一階段的努力方向。

國立臺灣文學館的使命與挑戰

位居於古都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在20世紀末籌設當時，據聞多個地方政府提出各項優惠條件，最後由臺南市中心的日治時期「臺南州廳」勝出，因此在其規劃發展上，有著多重歷史及文化意義；諸如均衡臺灣南、北文化資源發展，立基臺灣發展起源的古都意義，加上臺灣文學系所發軔於真理大學、成功大學之研究資源，在在形塑從「殖民宰制」建築象徵轉化為「本土主體」意識堡壘的深層期許。

因此，「博物館」、「國家級」、「臺灣文學」成為館員們在工作推展上三個核心的思考焦點；在過往充斥「政治載具」或「高貴聖殿」的博物館印象，我們如何加以突破，使大眾得以親近而達成各項博物館使命？作為一個在南方的博物館，如何盡力符合「國家級」的質感水準與定期期待，不僅止於地緣性的耕耘？另外關於所謂「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建構與詮釋，面對原住民文學的定位處理，顯然成為關鍵的對應縮影。